



小憩（油画）

徐淑荣
作

动漫师小魏

明前茶

“世界要是没有想象,该有多么无趣。”

小魏的办公桌就像一个玩具库一样,放满了他用粘土捏的大小不一、五颜六色的动漫人物,有的很眼熟,显而易见是我们看过的某个宫崎峻名著里的角色,有的相当眼生,就算是资深动漫迷也说不出其出处,它们三五成群,依靠在某只巨大的茶杯边,或者骑坐在一只废弃的小花盆上,兴致盎然地端详着这个世界,“他们都是我的孩子,还没有在下一本剧集中诞生呢。”

画动漫是件极耗眼力的事,比耗费眼力更伤脑筋的事,是这项工作会在一周之内掏空你的想象力,特别是办公室里有一垛书墙,放上千本动漫书;小魏收集的动漫剧集,装满了好几个移动硬盘,看到前人的想象成果,凭你怎么心高气傲,也禁不住有“我生也晚”的沮丧;为了让想象力不断粮,动漫师的办公桌是不能用挡板隔成互不相扰的小世界的,他们在一个大仓库里办公,顶灯如秋千一样垂荡下来,靠近每个人的桌面,电脑椅和工作台都五颜六色,所有的人坐下来都面对面,而不是背靠背。办公室里还有一般公司绝无仅有的景观:到处放着健身器材,包括一辆街式自行车和一个室内篮球架;有个不动烟火的小厨房,里面老是萦绕着一股烘焙过度的咖啡焦香,既苦又涩。

反正,是生活和工作满满当搅在一起的场景,充满了二十多岁男孩子“我不怕消耗,也欢迎消耗”的想象激情。

加班是正常的,不加班是反常的。与之前的动漫创作不同,现在虽然不再需要动漫师把播放时一秒钟的场景变幻,细细画上24幅画,但却需要设计相当多的软件程序,把每个动漫人物的小动作都涵盖在里面,并通过这些个性化的动作,让动漫人物的性格更立体,更有说服力。动漫人物的眼睛形状,眼神从哪个方向出来,手应当以怎样的姿势接住一朵落花,背过身含泪离开时,肩膀的形状应当有怎样的变化,以及发型怎样被风吹动才惹人怜爱,都决定了出来的故事是否打动人,有着无穷的玄机。因此在创作的过程中,也伴随着寸步不让的争论。我看到,光是为创作出主人公的连身裤和靴子,小魏把市面上发行量最大的时尚杂志都买齐了;而为了绘出主人公的旅行箱,小魏又到各家酒店的大堂里,连着三天端详人家的旅行箱。

“干我们这行,你无法不成为杂家。”小魏的神气,明显是骄傲多过烦恼。他坚持不讲幼稚的故事。因现在动漫的主体观赏人群,从七八岁到二十五六岁都有;即使他创作的故事目标人群就是七八岁的小孩子,他也会把故事往深里画,往感情的细腻幽微处画,而不是往浅显处画。他引用了《夏洛的网》一书的作者E·B·怀特先生的话,来说明这种执著:“凡是刻意去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都是不好的,小孩子糊弄不得,他们本是这世间最真诚、最敏感、最热情的读者,有着天生的鉴别能力。只要你把最好的呈现出来,无论是怎样的一种形式,他们都会接受。”

为了故事的精确与感人,动漫师们磨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是经常的事,以至于上海的老伯和老婆婆们,摸准了他们的起居规律,把深夜早饭摊开到了这条动漫公司云集的街上来,一到后半夜两点,小魏就带着两个小钢筋锅出去几分钟,回来时,一个锅里装满了豆浆,另一个锅里装了油炸糍饭糕和萝卜丝饼。一看这阵势,小魏的同事兼师弟就说,头儿,看来今天不把男女主人公15年后的相见画上七八稿,你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

清贵气象

段奇清

尤爱宋人熊以宁《鹊桥仙》一词中的“谁似硕人清贵”。

硕人即美人,有才德之人。晋代葛洪《抱朴子·广譬》中言:“欲以收清贵于当世,播德音于将来。”人要有清贵气象。清而贵,显得更为纯粹中和,“纯和清贵”,德音远播。

说到清贵气象,自然会想到花草树木。一株又一株树木花草,它们什么也不说,只是寂寂地生,静静地长,寂寂地开花,静静地结果。或许人们觉得它们是在向世界展示一些什么,其实,花草树木只做自个儿该做的事。它们辉煌,它们凋零,这只是人眼中的事,花草树木就按自己的生命轨迹去运行。早春之时,新甲初萌,新绿中也仍然挂着往年的黄枝枯叶。在人们看来,这样依然很美,也很安详,可花草树木自个儿并不觉得这有什么。

清贵气象是新与旧,安然存于一体,和谐、纯如、绎如。

又想到秋色。秋渐深,田野上熟透的庄稼已收割。旱地里,只有出土不久的麦苗、豌豆苗,一些绿的浅浅深深的蔬菜苗等;水田中,只剩下稻谷茬,其间杂糅一些稀稀拉拉的荒草。新出土的庄稼是绿色的,却矮矮的,几乎盖不住黄褐色的地面。随着秋越来越深,稻谷茬,还有那荒草,蔫了,黄了,白了,萎了,大地苍然一净,一白。

此时,秋色是异常开阔的,一望无垠。可正是这空旷,广袤,似乎让人感到有一点悲凉。可是,悲凉不是悲伤,更不是沮丧,深秋给人的是一种壮丽的悲怆之美!因为,这是大地铅华洗尽的一种表白,是土地中生命力的积蓄。而且,空旷、广袤中,有黄褐色的细节在铺展着,细节中也有苍翠葱绿的精致写意,那是一种别样的美!

说到秋色,难免不让人想到秋香色。视觉与嗅觉融溶在了一起,那是一种妙不可言的色彩。初秋,原野上一片金黄,处处飘溢着秋日果实的香气和泥土的湿润之气。此时,大地上的骄子们已是黄肥绿瘦,秋香色便在天地间漫卷开来……

秋香色,又称浅橄榄色,是介于绿黄之间的色彩。乍看似绿色,细观又极像黄色,淡雅且又不失活力,是一种暖暖的色调。让你只觉得满心欢喜,只感到赏心悦目!秋香色,不但眼前会飘出一大片枯黄带绿的树叶,鼻子也似乎闻到中秋那天高气爽

的味道了。

人们说,清贵也是一种清赏。而这,在于它的中和,或者说中庸,介于两者之间,不偏不倚,不深不浅,不显不藏。《博物汇编·草木典》记载了一种叫“月下白”的菊花。月下白,是月亮一样的白色吗?可不要望文生义。“月下白,一名玉兔华,花青白色,如月下观之。”它是一种幽微的白,带着一缕蓝色,浅到接近于白的淡蓝色。明代高濂《遵生八笺》“论纸”说到蜡研五色笺:亦以白色、松花色、月白色罗纹笺为佳,余色不入清赏。介于纯白与浅蓝之间的月白色,也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清赏之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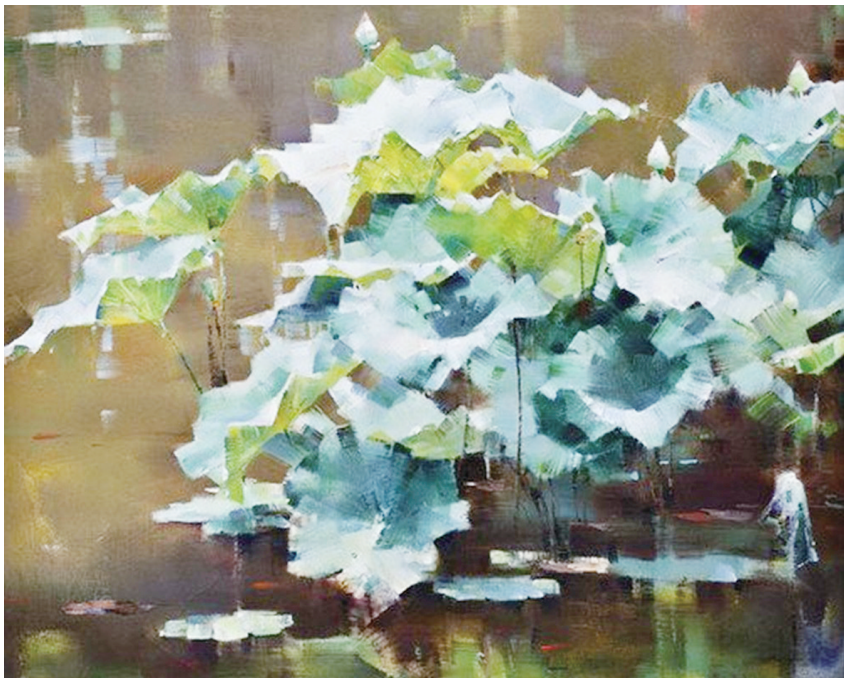
“谁似硕人清贵”?一个人要做到清贵不易!不过也没那么难。“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感,那么我们所能做的,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里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。”清贵气象,或许有着深秋一样的苍凉,而苍凉的底色中却晕染着暖色调,不冷肃,也不炎烈。

清贵气象创造的是中正、纯和、熙乐的氛围。人皆在追逐快乐,孔子将快乐分为“损、益”两种,“乐骄乐,乐佚游,乐晏乐,损矣。”那些不清贵,或者说浊富的人,所逐之乐大多损己又不利于社会。有着清贵气象的人,他们追求的是清朗、健康的生活方式,注重精神生活的充盈和品位,在气质、修养上不断自我提升,在公益上勇于担当等。清贵之人,多追求有益于自我身心与社会之乐,不会滑向“损”的偏颇执拗的渊薮。

追求快乐,往往是因为要做赢家,要获胜。是的,清贵之人,也在时光中决胜负。但他们认为决胜负并非只是竞争,那还是一种仪式,觉得过程更重要。从一上场,他们就体认到世界上有一种超越自己的力量,有着比胜负更值得追求的境界。认为一切判决都是值得敬畏的,如同敬畏命运一般。是胜,是负,他们都是赢家,因为在其过程中,不只是留下人生记录,而是让一辈子拥有深邃而快乐的回忆。

就如古代那些“走江湖、参云水”的高僧,携带一把紫砂壶,无论是遇到高山上的松林泉水,还是深谷中的荒草小洼,皆会折枝作柴,取水煮开一壶,泡茶而饮。不管在高峰,抑或低谷,心中自是万里云山。

清贵气象,是中正、纯和,是宏阔博大,飘逸出尘……



莲雪（油画）徐淑荣

作